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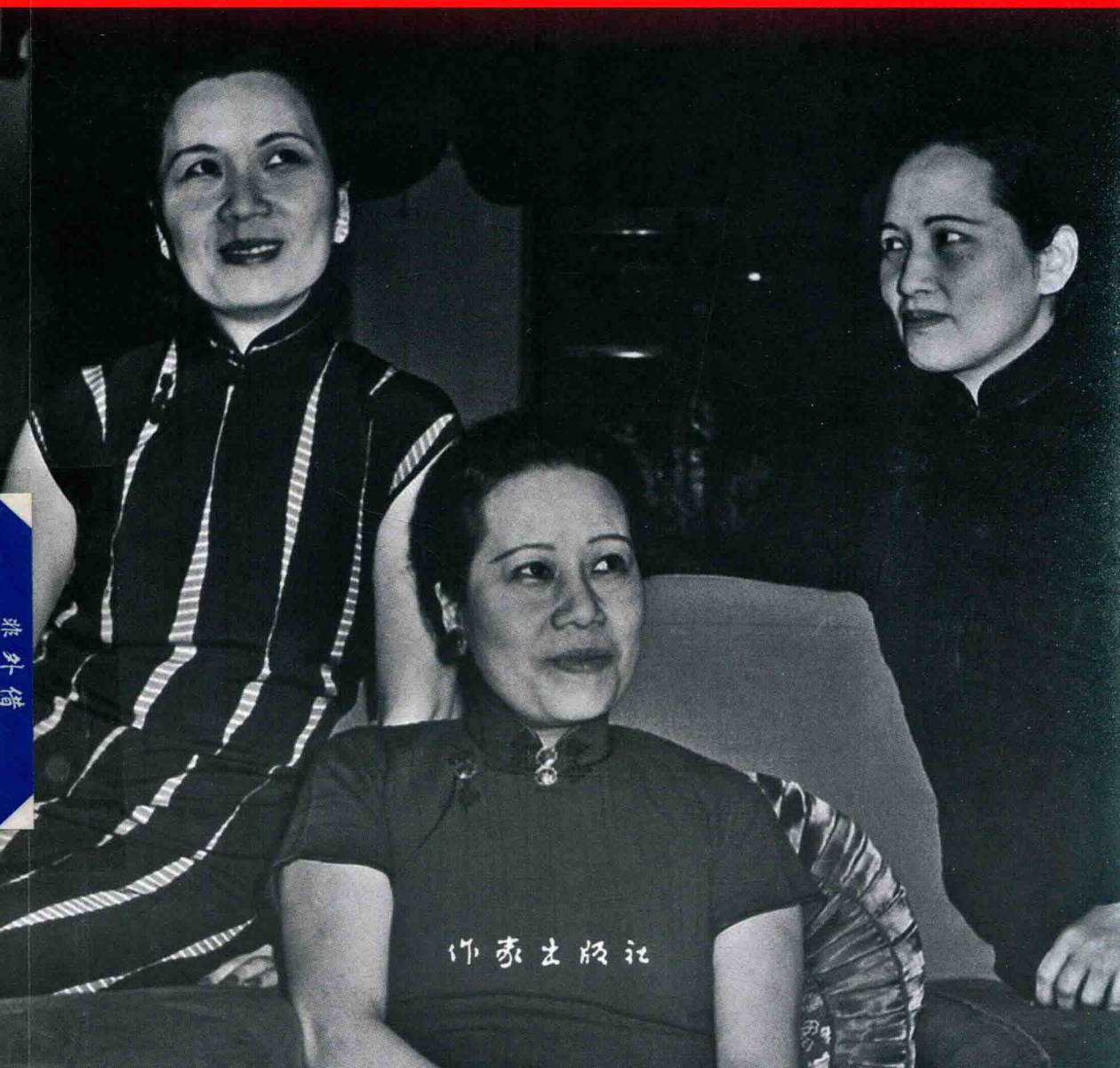
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三姐妹 | 梅兰芳孟小冬分手始末 | 上官云珠的几段婚姻  
我的姑婆赵四小姐 | 海上名媛严幼韵的世纪人生 | 陈白露原型：王右家

# 作家文摘

25周年珍藏本

## 绝代芳华

《作家文摘》/ 编



非外借

作家出版社

作家文摘

25周年珍藏本

绝代芳华

《作家文摘》/编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绝代芳华 / 《作家文摘》编.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8. 8  
(《作家文摘》25周年珍藏本)

ISBN 978-7-5212-0076-8

I. ①绝… II. ①作…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28778号

因时间仓促、发表时间久远等原因, 本书仍有部分作品的作者未能取得联系。  
请作者及时与编者联系, 支取为您预留的稿酬。

《作家文摘》 电话: 010-65005411

## 绝代芳华 / 《作家文摘》25周年珍藏本

---

编 者: 《作家文摘》

封面人物: 宋庆龄 宋霭龄 宋美龄

责任编辑: 杨兵兵

装帧设计: 于文妍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240

字 数: 186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076-8

定 价: 38.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 录

## 乱世姻缘多阻滞

- 宋庆龄为何不葬中山陵……3
- 郭安娜：在又恨又爱中维护丈夫的声誉……7
- 乱世红颜……11
- 宋美龄早年书信里的情感往事……16
- 梅兰芳孟小冬分手始末……21
- 孙多慈尘影往事……27
- 沈峻与丁聪的一世情……33
- 与名媛邓懿的恋爱……38
- 胡适与陆小曼……41
- 我与范长江的颠簸往事……45
- 上官云珠的几段婚姻……49
- 一张照片的姻缘……55
- 袁家第：从大家闺秀到烈士遗孀……61
- 聂荣臻与张瑞华的聚散离合……66
- “向蔡同盟”的革命与爱情……71
- 刘海粟：我生命中的两个女人……76
- 沈从文的素色虹霓……80
- 陈白露原型：王右家……83

## 佳人自鞚玉花骢

- 吕碧城和沈佩贞……91
- 婉容：不驯服的“末代皇后”……96
- 我家的两代凤凰：慈禧和隆裕……102
- 贺子珍与李敏：母女的不同人生……108
- 晚年隔海相望的宋氏三姐妹……113
- 溥仪生母自杀之谜……119
- 邓丽君与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秘密交往……122
- 宋庆龄“辞职”内幕……127
- 陈璧君生命中的最后十年……131
- “上海小姐”在总政……134
- 孙中山的姐妹花保镖……139
- 延安遇江青……143
- 邓颖超与外交官夫人们……147
- 我的母亲廖梦醒……150
- 张幼仪与“女子银行”……156

## 一曲微茫度此生

- 唐薇红：我所见证的交际生活……161
- 我的妈妈梁思庄……166
- 冰心与林徽因的是非恩怨……171
- 史良：女汉子与女君子……176
- 许广平笔下的萧红……180
- 林徽因和母亲何雪媛……183
- 我的姑婆赵四小姐……189

- 赵一曼身世之谜……197
- 慈宁宫花园：艳与寂……201
- 赛珍珠：都市洋场的乡愁……206
- 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凄凉……212
- 四姊张充和……216
- 听张充和讲故事……222
- 十七格格金默玉的传奇人生……227
- 严昭：周恩来叹她“红颜薄命”……233
- 民国才女庐隐……238
- 海上名媛严幼韵的世纪人生……242

## 乱世姻缘多阻滞





## 宋庆龄为何不葬中山陵

· 董怀明 ·

在南京中山陵园环绕中山陵的附葬诸墓中，廖仲恺与其夫人何香凝的合葬墓，面积不大，但风格卓异。

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上午，他的夫人何香凝47年之后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

廖仲恺夫妇都是最早的同盟会员，是中山先生最亲密的战友和助手。据记载，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曾亲嘱何香凝：“我死后，请善视孙夫人……”

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在逝世前半个月，她被授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名誉主席称号。有人猜测，她是否会与何香凝一样合葬中山陵？

出乎猜测者的预料，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

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尊重她生前的嘱托、安排。

在她逝世前3个月，被她一直尊称为“李姐”、16岁就到了她身

边帮助料理家务达53年之久的李燕娥因病逝世。宋庆龄嘱咐李的骨灰与她的骨灰要葬在一起。在她为此给私人秘书的书面指示中，“画了一个草图，标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应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

宋庆龄为什么没有提出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廖承志在《我的吊唁》一文中解释说：她一生地位崇高，但她从未想过身后作什么特殊安排。台湾有些人说，她可能埋葬在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她想也不曾想过这些。中山陵的建造构思，她不曾参与过半句，也不愿中山陵因为她而稍作增添，更不想现在为此花费国家、人民的钱财。

宋庆龄传记的作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补充说：她会认为，孙中山的历史业绩是他的功勋，她不应去分享……解放前，国民党中曾有人对她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地位妄加訾议（在1922年中山舰事件之前，虽然已结婚七八年，但国民党内仍有人故意称她为“宋小姐”，以示不承认她的“孙夫人”的身份。此后，这种无聊没有了，但所谓“名分”问题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树静风息），她气愤地说，“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也许可以作为另一个原因。她父母的墓地在“文革”中曾遭破坏，后经周总理下令修复。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她必须永远陪伴在她父母身边？她一生为公，但在她看来，死是私人的事情。

爱泼斯坦的三条补充措辞相当谨慎，分别用了“她会认为”、“这也许可以”、“是不是因此而使她觉得”等推测、揣摩传主心态的说法。廖承志的解释也没有引述宋庆龄的原话。

看来，个性娴静、内敛，思想却绝不封闭、肤浅的宋庆龄，给研究者们留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宋庆龄把她身后的安葬看成“私人的事情”，安排与她的父母及家人、与终身为她服务的“李姐”葬在一处，符合她的思想和性格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从世俗的眼光看，将逝的生命渴望回归本原，渴望“落叶归根”，也是“圣人弗禁”的常理常情。宋庆龄怀着某种歉疚之情依恋双亲，尤其是她的母亲。已年过八十时，她在一封私人信函中回忆自己22岁时在上海不辞而别（据爱泼斯坦考证，她只是“偷偷地溜出了屋子”，不存在“阳台加梯子”那种场面的浪漫故事），投奔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并举行婚礼：

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下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来，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

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

1931年7月23日，宋庆龄母亲病逝于青岛，流寓柏林的宋庆龄立即启程回国。在火车上，当她听一位亲戚讲述她母亲患病及去世的经过时，十分悲痛，“几乎哭泣了整整一夜”……1949年，当国民党当权派出于一望即知的目的，竭力宣扬孙中山早已与之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时，传闻说宋庆龄表示：“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

爱泼斯坦分析说：“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对宋庆龄刺激最深的还是“文革”破四旧时，上海的红卫兵“砸烂”了她双亲在万国公墓的墓地，“推倒石碑，把墓中骸骨挖掘

出来，实行‘暴尸’”。

宋庆龄传记述：“墓地遭破坏的照片从上海寄到北京时，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哭起来。廖梦醒把这些照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下令上海市有关部门立即将宋墓修复，并在竣工后拍了照片寄给宋庆龄。但并没有全部照原样修复。原来的墓碑上列着所有六个子女的名字，而新墓碑上只有宋庆龄一人……‘文化大革命’告终之后，又重新换了墓碑，完全复原。”

（《作家文摘》总第 981 期）

## 郭安娜：在又恨又爱中维护丈夫的声誉

郭安娜（1894—1994）是郭沫若的日籍夫人，两人从1916年相识相爱，婚后共同生活了20余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在日本，育有四男一女。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郭沫若毅然“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战，安娜深明大义，支持丈夫的壮举。抗战胜利后，安娜携子女千里寻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40余年。她曾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但她从不张扬自己。她的一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一位让人敬佩的女性。本文作者从1958年开始，受组织委派，长期与安娜联系，关心她的生活，相互感情深厚。

我是1958年10月开始接受这一任务的，除“文革”期间一度中断外，直至1988年离休。而离休后联系照顾安娜老人的事也没有完全中断。如今我也是古稀之人了，但安娜老人一生的经历，她的性格以及她的音容笑貌，一直活跃在我的心中。有人在时代里称雄，却在时间里湮没；而有人在时代里沉默，却在时间里保存。也许因为安娜是一位“在时间里保存”的人，使得我与她在感情上难

分难解。我认为安娜夫人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我不想让她“湮没”，想为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记录。

安娜是一位可敬的老人，我一直习惯地称呼她妈妈。多年来，老人随季节变化，春夏去大连，秋冬来上海。

安娜平时除了看书读报外，喜欢出去走走，她居住的上海大厦邻近苏州河、黄浦江，她喜欢站在窗前向外眺望。她常感慨地说：“我年轻时就跟随郭沫若来到上海，我住在这里感到温暖，很亲切。”

安娜对上海格外有感情，她知道上海是郭沫若年轻时待过的地方，曾是创造社及新文化运动的据点。她总是念念不忘地对我说：“他们那时都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很艰难的。”还说：“郭沫若早年患过中耳炎，听力不好，故他很专心，日夜关心祖国的命运。我支持他，他从日本回到中国，没有我帮助，是不可能回来的。”

她勤俭节约习以为常。她说：“我现在穿的衣服都是用几十年前郭沫若穿过的旧衣服或大和服改制的。”她用的手提包也是亲手用布、拉链缝制而成。

她平时很爱读书看报，关心世界和国家大事。十年动乱中，我同安娜老人一直没有见过面。1978年12月我重返统战部后去看望她，一见面，我说：“妈妈，你可好啊？”她稍停片刻即认出了我，她亲热地让我坐下，倒上一杯茶，便滔滔不绝地说起十年动乱中的情况。她用手写了“内乱”两个字，然后说：“毛泽东是伟人，是好人，他是人，不是佛，他有缺点，他晚年犯了错误，被人利用了。”

我与安娜老人接触多了，谈话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从拉家常忆往事，到述说与郭沫若相处的艰难岁月，几乎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

安娜告诉我，刚到大连那段时间，她竟感到自己是被遗弃的异国妇女，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

1958年，郭沫若曾去大连探望其长子郭和夫，可是未与安娜见面。她得知后很生气。那年10月，她从大连来上海，在船上有人问她：“丈夫呢？”她回答说：“丈夫死掉了。”她曾表示要写信给沈钧儒控告郭沫若。可实际上她始终没有做出格的事。她认为“郭沫若已成为中国政府要人，不能影响他的威信，不能给中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那段时间，安娜的情绪是矛盾的，她忘不掉与郭沫若在香港见面的情景。有一次安娜对我说：“在香港与郭沫若谈到经济问题时，我说：‘你的钱，我要，国家的钱，我不要。’郭沫若却说：‘什么国家的钱，我的钱，都是我的钱！’我被吓得一句话也没有敢讲，你们中国人思想可以这样吗？我不明白。”看来她是误解了郭沫若的意思，这种误解一直没有消除。安娜在沪期间，我们每月给她送生活费，她总说：“我觉得自己对中国人民无贡献，我的生活总是靠国家，我感到不安。”当我们说明“这是北京来的，是郭沫若给的”时，她才收下。她轻声说“因为这是夫妻关系”。

1969年“五一”节前，她自己拍电报至北京，要求见郭沫若，要求看望刚从“牛棚”中放出来的幼子志鸿。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同志安排安娜来京，住在和平宾馆。郭沫若亲自去宾馆看她。这是安娜在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下，与郭沫若的一次特殊相见。

这次见面时她提出：在中日关系允许时，她希望回趟日本。郭沫若回答：“没有问题，只要两国关系允许，一定设法让你回日本探亲。”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郭老因有外事活动起身告辞，安娜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外，上车前两人又紧紧地握手。她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汽车看不见时才回室内。

根据王廷芳同志的回忆材料，安娜从日本回来后急于想见郭沫若，并于1975年夏由女儿郭淑瑀陪同到达北京。安娜到京第二天，

即到郭沫若病房探望。郭老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相迎，安娜快步向前将郭老扶回沙发，握着郭老的手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两人谈了半个多小时，因不愿多打扰病人，安娜便主动站起来告辞。郭老坚持把她送到病房大门口才和她握手告别。返回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忘记给郭老看入市川原住处拍摄的许多照片，于是又返回医院，将照片逐张给郭老看，郭老看得十分认真，两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

安娜是一位饱受人间苦难而又十分坚强和重感情的人，她和郭沫若共同生活二十余年，尽管后来对郭沫若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怨恨，但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难以消除的，这是我与安娜老人接触中留下的深刻印象。

1983年，安娜老人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她原打算去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可是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决定不参加会议。她让次子郭博一句一句翻译说：“我希望不要把我抬得太高，我身价高了会影响我丈夫的声誉。我要是去参加会议，人们看到我，就会议论他，我不希望贬低他，不希望把我们的问题表面化。”这些都是原话，是多么地深明大义啊！

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同志逝世，当时她在大连，得知消息后，特地穿上一身黑色衣服，身披黑纱以示哀悼。她没有参加追悼会，但孩子们都去了，她的心也去了，她忘不掉昔日与郭沫若在一起的生活，默默地为他祈祷。安娜虽早已同郭沫若分居，但往日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仍在温暖着她的心。当年郭沫若在日本时给她的第一封信中就说：“我在医院大门口见到你的时候，我立刻产生了就好像看到圣母玛丽亚那样的心情。”

（《作家文摘》总第1180期）



## 乱世红颜

· 王 鹤 ·

—

冒辟疆（1611—1693）一生著述丰厚，但最脍炙人口的，还是仅万言的悼亡之作《影梅庵忆语》。此书写于董小宛去世的顺治八年（1651），后世模仿者甚多。

冒辟疆、董小宛的故事，后人常艳羡的，是才子佳人的珠联璧合。只有冒辟疆本人，对这段情缘的曲折艰险，对自己曾经的优柔薄幸，有人木三分的描画。

董小宛于明王朝覆亡前两年的1642年嫁入冒家。此前冒辟疆一再推诿、拒斥，她则一味哀求。今人看到董小宛那么一根筋地、低眉俯首向冒辟疆求婚，有时会觉得非常不忍。经历了在冒家跌宕起伏的九年时光后，董小宛用她的谦恭柔顺、谨慎周详，赢得冒辟疆真心敬爱。他说，他与董小宛之间，始终“不缘狎昵”，董小宛不仅是侍妾，更是知音，而知音是无法俯视的。